

冰寻梦

BING XUN MENG
郑君文◎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我有着湛蓝的头发，冰蓝的眼睛，修长的身材。我叫蝶忆，是冰锦族东行者的小女儿。在这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中，我的性格变得孤独起来。我不愿与那些仅满足于操控冰块的同龄人为伍，又不想与那些似乎高贵的王族人为友，所以，我只有位朋友，它就是我的召唤兽——蓝尾兔。

我常着一身天蓝色战袍，带上蓝尾兔去雪松林，任由那些寒风掀起我的战袍。这时，我会猛念动咒语，手指在天空画一个冰圈，将雪聚集于冰圈内，凝成冰凌，再射出去攻击那些雪松。而此时，蓝尾兔则会时而在我周围布下冰界，时而又用它的“冷月之光”加强我的冰凌攻击力。

我还常常坐在石板凳上，捧着一本只有王族才拥有的《冰锦圣典》——这是父亲多次立功的奖赏。

在十四岁那年（~~十四岁~~成年），我作为最小的应试者去参加冰锦族初级巫师考试，父母因为担心，也陪在我的身旁。那些被下了巫术的松树开始攻击，于是我拔出母亲的冷光之剑向它们砍去。谁知被我砍成两半的松树非但没有枯毁，反而在巫术操控下共同袭击我。我想后退，可是后面也是巫树，幸好蓝尾兔及时在我周围布下冰界，才阻挡住巫树的进攻。

我举起右手，道：“蓝色之光，冷月之亮，晶白之雪，化！”周围的雪花向我头顶那蓝色光圈聚拢，我将它们化作冰凌，冲出

冰界把下了巫术的雪松化成了雪花。我惊呆了，没想到自己的灵力竟会这么强。

这次考试只有三人通过，一位大姐姐，一位大哥哥，还有就是我。第二天父亲要带我入宫，我本不想去，可后来听说是王要召见，也只有随着去了。

走进那雄伟的王宫，我见到了王——他有着绿色的瞳仁和白蓝的头发。他旁边的妇人，身着华丽的冰锦服，我想那应该是王后。

在父亲行完礼后，该我和身边这位也算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大姐姐行礼了，可我却站着不动。因为我看见有一位英俊少年，手握蓝水冰剑站在王的另一边。他对我笑了笑，走下了高台，站在我和大姐姐的中间。“你不是……”我和大姐姐异口同声。“我是同你们一起考试的冰锦巫师，我叫霍天豹，是冰锦族王子。”

“怎么……”我几乎惊讶的说不出话。在我印象中，王族的人应该在宫中习武，参加王族专门的考试，怎么会去……

“好了，”王用他浑厚的声音说，“我在圣宴厅摆下庆贺宴，大家边吃边聊吧！”

王后走下高台，用灵力收起那把手杖。如果我没猜错，那就是冰锦族最厉害的法器——天雪灵杖。

在宴席上，我得知那位大姐姐名叫樱雪。王子霍天豹在王同意之下，与我和樱雪长幼相称。樱雪为大姐，霍天豹为二哥，我则是小妹。

从此以后，我和樱雪姐姐常进宫去找天豹哥哥，然后和他一起在修心宫练习幻术和巫术，晚上我们则常常出宫，用渐辄术升到冰锦族最高的雪松山上看星星。

“蝶忆，那颗星星像你一样明亮。”顺着天豹哥哥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颗粉色的星星。

“不，那是樱雪姐姐。我听说，凡间有种樱花，粉色的，漂亮极了！”

“那，我就让你今晚看一场‘樱花雨’吧！”说着，天豹哥哥升到山头，念动咒语，无数雪花变成粉色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我和樱雪姐姐的身上。一旁玩耍的蓝尾兔连忙蹦回我的怀中，冰虫（樱雪姐姐的召唤兽）也趴在樱雪姐姐的肩头，天豹哥哥的召唤兽银犬则偎在我身旁。

我们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先到来的是喜讯，繁星族的小公主终于成为幻术师，可以练习《繁星灵集》中的幻术了。为了庆祝这一大喜，繁星族王邀请三大族前去庆贺（异界中的四大族是冰锦族、繁星族、至高天族、聚龙族）。

王决定让四大行者陪同前往，并特许我和樱雪姐姐同去。

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冰锦城出发，我和樱雪姐姐、天豹哥哥尤为兴奋，因为我们长这么大从没离开过冰锦族。

三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繁星族界地。按礼节，应由王与四大行者先去繁星族王的住地——繁星城，再由王后、王子带领队伍及贺礼前去。可这次不同，繁星族王亲自到界地迎接，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繁星城。

在繁星城看星星还真是另一番景象，金色的星星像被打碎了，在黑色的天空中这一块，那一片。那晚，我和樱雪姐姐、天豹哥哥聊了许多，有关于繁星族的，有关于繁星公主的，也有关于至高天、聚龙族的……

混乱或者说悲剧就是在繁星族庆祝大典上发生的。

在庆祝大典上，繁星公主从我身边走过时，问身边的侍从，“这是谁？”“是冰锦族东行者的女儿——蝶忆。”侍者弯腰回答道。

“哟！不简单呀，才**五**岁就考到初级巫师呀！成绩还那么好。”

“谢公主,不及公主。”我低头回答。

尽管我讨厌这种礼节,可我不得不违心地遵循。

“哪里,你一定哪方面都比我强。光是长相,就妖媚至极呀。”

“你凭什么这么说别人。”樱雪姐姐拦在我面前,打断了繁星公主的话。

“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就叫樱雪。区区一个冰锦族巫师,敢这样顶嘴……”

“那我呢!”天豹哥哥站在樱雪姐姐的前面,直视着繁星公主的眼睛。“天豹!冰锦族王子果然英俊潇洒!”繁星公主说着就想去挽天豹哥哥的手。

天豹哥哥一把甩开了繁星公主的手,并怒视着她。我拉了拉天豹哥哥袖子,走到繁星公主面前,刚想开口,繁星公主把头一扭,说:“你没资格跟我说话,论地位不及我,论美艳不及我,论灵力你还是不及我。要不,我们比试一场,哼!”

“公主,蝶忆自愧……”我的“不如”二字还未说出口,就有一个声音传过来,“不如,我们比试一下吧!我正好闲着,也想领教一下繁星族的法力。”

我顺着声音看去,发现一位站在至高天族王——天帝身边的年轻女子。及腰的金色长发,绿色的瞳仁,紧系的金纱裙,都显出她的高贵。

“她就是剡月舞。”天豹哥哥小声说了一句,我和樱雪姐吃惊的张大了嘴。

剡月舞曾是至高天族的一名琴师,后在至高天族暴乱中平暴有功,同时她的美貌、琴艺及灵力也被天帝欣赏。天帝册封她为圣琴公主,以掌管天界乐师,并赐予圣琴殿与天界圣琴——金焰神琴,可以说天帝爱她胜过了自己的女儿。

剡月舞的话如一阵狂风吹来,我看出了王脸上的难堪和王源

后脸上的紧张,也看出了繁星族王的尴尬和天帝的惊讶。

“比试比试也好,至高天、繁星二族公主难得在一起,也让我们见识见识两族的法力!”这是聚龙族王发的话。

剡月舞走出了至高天族的队伍,经过我面前的时候,对我温柔地笑了笑。她走到繁星公主面前,很爽快的一笑,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双方都别伤着呀!”天帝做出了算是请求的要求。

繁星公主显然很吃惊,愣了一下,又露出诡异的笑,“那,只有得罪了,圣琴公主。”话音刚落,两人已出宫殿,在广阔的前场准备了。

“开始吧。”剡月舞闭上眼睛。

“唰!”只见一大片扇面一样的银器从繁星公主身上飞出,直逼剡月舞。剡月舞猛然睁开双眼,手中凝出一道金色的光,扇面银器突然像被什么拉住了一样,纷纷掉在地上,这时从天而降一只金色的凤凰。我知道了,刚才那招并不是源于剡月舞,而是剡月舞的召唤兽——天鸣凤发出的摄振宁光。

繁星公主显然有些惊讶,她低估了这位圣琴公主。

“不好,危险!”天豹哥哥突然叫道。

剡月舞和天鸣凤周围全是毒藤,一边包围他们,一边放毒针。

“哈哈,出来吧,花藤!”原来是繁星公主的召唤兽干的。

“如果你们累了,可以认输啊!这毒针有剧毒,我可不一定有足够的解药呀!”繁星公主口气中明显带着轻蔑。

剡月舞做了个手势,天鸣凤便以圣天之火来阻挡这些毒藤的进攻。剡月舞静静坐下,用十指在腿部轻弹了几下,一架通体黑色、金光细弦的琴出现了,那就是金焰神琴!剡月舞一皱眉,纤细的十指在琴上奏出了尖锐刺耳的音符,每一个音符化作一道金光圈,被金光圈击中的毒藤,无一例外,都化成粉末。



远

“什……什么？”繁星公主还没反应过来，身旁的花藤已在怪叫。花藤正被一个金色光圈缚住且光圈越变越小。

“剡月舞，你太过分了！”繁星公主腾空飞起，右手幻化出一片飞扇，刚抬起左手，却忽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了。

“女儿！”繁星族的王后冲了过去，繁星公主此时已气绝身亡。剡月舞也很惊讶，立马把捆绑花藤的金光圈收回，让天鸣凤将自己的金焰神琴带走。庆典秩序乱了，我都不知道是怎样回到驻地的。

晚上，我用“迷香”薰昏父母后，穿上战袍，带着蓝尾兔来到繁星公主寝宫门口。由于蒙了面，所以守在宫门口的侍卫没有认出我。我知道在这儿不能用剑与冰锦族的法术，所以将人间的软钢丝作为武器。这软钢丝杀人无声，却有深痕。可我不怕，只要无声就够了，至于深痕，有谁会想到我，甚至不会有人认得软钢丝。

我径直走进公主的房间，外面躺着的人，每人脖子上都有道印痕。

我看着早已没有气息的繁星公主，观察了她的左手。很显然，她是想利用右手的扇面挡住剡月舞的视线，然后再用藏在宽袖中的毒针……我冷笑，她还没来得及出手，就……我猛地想起了什么，用手一画，一个银色的大芒星便停留在指尖。我用它在繁星公主身上游走了一遍，结果虽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让我有些惊讶。我默默地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从天豹哥哥口中得知至高天族昨晚连夜撤走，我们也准备立即动身返回冰锦族界地。

不出所料，我们刚回到冰锦城，繁星城就派信使送信过来了。王看完以后，眉头紧锁，把信递给王后。

“什么，他们要我们与至高天族为敌！”王后惊讶地喊到。

“四大族和平共处千余年，难道为了这件事反目为仇吗？”

王用拳头狠捶了一下那用千年寒冰做成的圣冰椅。

“不如 ,我们找聚龙族一起说服繁星族王吧 !”这是父王提出的建议。

“对呀 ,东行者说得对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四族之间的圣战 !”王后显然很支持父亲的想法。

“也只有这样了 !”王叹了口气。



我望着星星说：“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么平静的看星星了。”

“不，绝不可能，父王的调解会有用的！”天豹哥哥有些激动。

“但愿能有用吧，谁也不喜欢战争。”樱雪姐姐边说边打开屏障，遮住那些飞扬的雪。

战争最终还是来了，尽管王和聚龙族王努力地调和，尽管天帝诚恳地道歉，因为繁星族王的态度非常坚决：除非杀了剡月舞，否则战不可免！

“那就战不可免吧！”天帝出动至高天族众将，做好一切准备。

冰锦族和聚龙族本不愿搅入战争中，可由于繁星族认为要不是聚龙族王出面同意这场比赛，他们的公主也就不会死。聚龙族就这样卷入战争，后来冰锦族也因为一些连王也不清楚的原因掺进了战争。

异界四大族圣战，这是有始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

王在无奈之下开始点将，父亲、母亲均被点入。当我要求参加战争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

我和樱雪姐姐去找天豹哥哥，让他请求王同意我们参战。

王看看四位行者，他们显然持反对态度，尤其是父亲。王

又看了看天豹哥哥、樱雪姐姐和我，看着天豹那满怀希望的双眼及我和樱雪姐姐坚定的目光，王后肯定的眼光看着王后。“孩子们长大了，让他们去吧！”王后淡淡地说。

“太好了！终于可以参战了！”我和樱雪姐姐兴奋地击掌。

“是呀，我可以和你们一起作战了！”天豹哥哥也很高兴。

“明天就是出征的日子了。”樱雪姐姐打破了沉寂，“我不会死的！”她既是自我安慰，又像是鼓励我们。“我也不会死的！”天豹哥哥猛地坐起来。我睁开了双眸，“我也是！”

说实话，这是我见过最混乱的圣战。我们毫无目标地前进，中途常遭到繁星族偷袭，因此，我们被迫与繁星族宣战。

与繁星族的第一仗，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父母不让我参战，因为我实在太弱了。

拔出我的冷光宝剑，向一位幻术师刺去，尽管我知道自己仅仅是个初级巫师。几招下来，我明显从主动变为被动，连招架都有些困难。我的左手在暗暗凝聚灵力，蓝尾兔在我周围多布了一些冰界，我猛地抽身后退，这个动作让那个幻术师也愣了一下。

“去死吧，不知天高地厚的巫师！”他一剑向我刺来，我知道剑上的光是灵力，他是想一剑解决了我这个烦人的巫师。我纵身一跃，回头一剑挥去，掀起了地上的雪块。接着，我左手迅速一划，千万只蓝色蝶状雪片暗器向那位幻术师飞去，他显然被这些暗器惊呆了，连忙抵挡，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击中，我借机一剑刺穿了他的喉咙。

听见身后蓝尾兔的叫声，我回头一看，一位巫师正想伤我以救回那位幻术师。巫师正与蓝尾兔对峙，我念动咒语，“天寒地棱，听我号令！”霎时间，从我指尖飞出一道蓝色旋涡，继而又是一根冰尖针。

那位巫师死了，他本可以挡住我的进攻，可他和那位幻术
苑

师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低估了对手。

我发现母亲正吃惊地望着我，我知道她在想我怎么会那蝶雪术和涡咒术。

我看着母亲，一剑刺去，偷袭母亲的巫师死了。但他不是死于我的剑下，而是他身后的蓝尾兔。

这场战争持续不久，繁星族很快收兵，我们的伤亡也不算重。

天豹哥哥、父母甚至王都争于问我如何会这蝶雪术和涡咒术，我淡淡一笑说：“等我干完一件事，再告诉你们。”我走到哭泣的樱雪姐姐身旁，她的召唤兽——冰虫受了伤，正痛苦抽搐着。

我的双手在胸前交叉，再伸开对着冰虫转 ~~身~~ 回度，手中飞出许多银白发亮的雪花融入冰虫体内。一会儿，冰虫显然好多了。“啊”我小声呻吟一下，右手扶住身旁的椅柄，左手捂住胸口。母亲和天豹哥哥都过来扶我，“没事吧，不要紧吧？”“没事，让她歇一会儿就好了。她这次施展的是一些幻巫医官都不会的高级幻医术——雪疗术。”王后轻声说道，“蝶忆，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这些了吧！”

“嗯，父亲有幸拜王赏赐一本《冰锦圣典》，我从 ~~五~~ 岁开始研究，并试着去学习里面的幻术。说句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灵力居然能驾驭蝶雪术和涡咒术。雪疗术是我在修心宫书架上一本《锦疗之术》中看到的，我的灵力要想驾驭它，还差很多，所以王后说得对，我只要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我坐在椅上笑着答道。

“行啊，不愧为东行者的女儿，看样子四大行者后继有人了！”西行者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蝶忆，如果你有时间，就到我的行宫来。”王后温柔地说。

“是，谢王后。”我虽然明白了王后意思，却不知道王后要我

去她行宫干什么。

“大家今晚聚于一席吧！来呀，把众位将领的召唤兽带下去，好好照看。”王很自然地将大手一挥，而我却洞察出他这么做，仿佛是不愿我去王后的行宫。

“我想留下蓝尾兔，它几乎没有离开过我。”我单腿跪下请求王。既然王有意转移话题，我也就不愿多想了。

“我也是，银犬不会习惯跟着别人的。”

“冰虫受伤，我也希望能自己照顾它。”

“好吧，天豹、樱雪、蝶忆的召唤兽随着入厅，大家去行宴厅吧！”王点头同意，转身步入大厅，王后也随之而去。

晚上，我和天豹哥哥、樱雪姐姐在冰锦族边界的一座小山坡上看星星，今天晚上的星星很暗，空气中夹杂着血腥味。

“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樱雪姐姐轻抚冰虫。

“也许天不如人愿呢，现在战争可能又要开始了。”天豹哥手一挥，雪块飞起围住我和樱雪姐姐，而他则腾身拔出蓝水冰剑，转身跃进身后的松林。樱雪姐姐和我互望了一下，我对她点了一下头。我们几乎同时拔出怀中的剑，向围绕着我们的雪块划去。包围在我们周围的雪块，顿时全铺盖在地上。

我和樱雪姐姐背靠背，双剑合并，腾身一跃，冲进了雪松林。

“天豹！”我没来得及捂住樱雪姐姐的嘴巴，她已经喊出口了。果然不出所料，一伙兵将把我和她围住了。她的叫声没唤来天豹哥哥，而引来了我们的敌人。

“怎么办？”樱雪姐姐显然有些惊慌。

“也只有硬拼了。”

说实话，被这么多幻术师包围，我也从没经历过。他们已向我和樱雪姐姐发起进攻了，我迎剑挡住了一位白衣幻术师。看得出他的灵力很高，几招之内，我已经很勉强。

“小心！”

“当”的一声，樱雪姐姐一剑挡在我面前。那位白衣幻术师似乎愣了一下，“冰锦族王的剑！”在他愣住的同时，我和樱雪姐姐也蒙了，但我迅速反应了过来，他们不是繁星族的，刚才那一招神龙飞爪只有聚龙族人才会的，而且又是聚龙族幻术中唯一分了等级的，看他刚才那招式，估计至少有五层了。

“不错嘛，五层了。”我冷冷地看着他。

“哼，托你吉言，快了！”他以同样的口气回答我。

“天地之灵，黑暗之物，请助我噬尽万物之血！”随着我的咒语，天上出现了一个血色圈。

“不！蝶忆，停下，停下。你无异于同归于尽！”樱雪姐姐嘶哑地喊着。

我心里很清楚，这暗杀术中的噬血大法，许多暗杀师都不敢使用。虽说天豹哥哥的导师曾经亲自指导过我们练这几乎在冰锦族是禁术的暗杀术，可我这一出手就第六层，无疑它将吸噬我全部的灵力来完成。可是面对眼前法力高超的白衣幻术师，我和樱雪姐姐中必须有一人来完成这暗杀术，我的灵力相对较强些，还有一线生还希望，既使要死，我宁愿是自己。

“噬！”我闭上眼睛，泪水流了下来，接近发疯的吼了一句。

我知道，在闭上眼睛的这一刻开始，我们身边的幻术师在天空不断闪烁的红色血圈的操控之下，一个个都倒在地上了。

我最后看到的是樱雪姐姐跪在地上，泪如涌泉。一片白光在眼前一晃，让我觉得好温暖。

“蝶忆！”这是樱雪姐姐的声音。



员源



“啊，痛！”我感到了剧烈的疼痛。我想用灵力来化解这疼痛，可是却招来了更要命的疼痛。“啊”我几乎又“死”过去了，迷迷糊糊中好像到了装满亡灵的白云之上，看到了许多龙……

“唉，本来还以为她醒了。”

“护国上使，不必担心，她应该不会有事。”

“可是，她……”

“我……”我真想坐起来，告诉这位什么上使，我没事。

“你醒了！”一张很英俊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

“你也在战斗中死了？”看着这面孔，我还真以为在白云上呢。

“你刚才的确和死了差不多，不过现在又被我们救活了。”站在身后的老者说道。

“我没死？那我在哪？你们是……”我很惊讶，也很兴奋。

“这是聚龙族护国上使的宫殿，这就是我们的护国上使。”

“什么？”要不是因为身负重伤，我绝对已经进入了抵御状态。

“蓝尾兔呢？我的召唤兽呢？”

“它受了伤，由下人照顾呢。”那叫什么上使的安慰道。

“为了救你，我们上使牺牲不少呀……”老者似乎对我的态度有些不满。